

林水福

译

我·
抛弃了的·
女人

わ
た
し
が
。
棄
て
た
。
女



物
語
と
文
学
の
交
渉
の
歴
史
を
追
う
て
い
く
。
物
語
と
文
学
の
交
渉
の
歴
史
を
追
う
て
い
く
。

えんどう しゅうさく。远藤周作。著

わたしが・棄てた・女
えんどうしゅうさく

◎ 远藤周作

◎ 著

我・抛弃了
的・女人

林水福

译

WATASHI GA, SUTETA, ONNA by ENDO Shusaku

Copyright © 1968 The Heirs of ENDO Shusaku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ENDO Shusaku,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为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1-2018-12号

翻译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1-2018-16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抛弃了的·女人/(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1

ISBN 978-7-5339-5922-7

I. ①我… II. ①远…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59084号

策划统筹:曹元勇

责任编辑:李 灿

文字编辑:唯静静

封面设计: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责任印制:吴春娟

我·抛弃了的·女人

[日]远藤周作 著

林水福 译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字数 150千字

印张 8.75

插页 6

版次 2020年1月第1版

印次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5922-7

定价 56.00元(精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 录

我的手记（一）	001
我的手记（二）	022
我的手记（三）	043
手腕上的痣（一）	067
我的手记（四）	090
我的手记（五）	111
我的手记（六）	133
手腕上的痣（二）	156
手腕上的痣（三）	178
手腕上的痣（四）	198
手腕上的痣（五）	218
我的手记（七）	238
附录：寂寞的圣女 / 林水福	259

我的手记(一)

鳏夫房间会长蛆……

这是从前就留传下来的话。谦虚有礼的读者,当然不至于真的去参观这两个年轻人的宿舍,更不会去翻看到底脏到什么程度、臭味又多熏人。

不过,您要是游学在外的兄弟或情人,我建议您不妨找个日子“突击检查”一下他的宿舍,保证门拉到一半就会脸红、大叫:

“哎哟!我的妈呀!”

之后,久久说不出话来。

这故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三年,在两个年轻人的宿舍里开始的。或许有些地方会让女读者退避三舍,但是,这可不一定是我的罪过哟!当时长岛繁男和我——吉冈努是单身的学生。在两人一起生活的神田宿舍里,虽然没有

真的长蛆,可是夏天里跳蚤到处“飞舞”,可真叫人“自满”!那时租房子很难。我们能够找到既不要保证金又不需要押金,在神田战火洗礼后刚搭起的临时木板房屋中六帖大小的栖身空间,可也真费了好大的苦心呢!

我的朋友——长岛繁男,这名字可能会让人联想到当今大名鼎鼎的棒球选手长岛先生。要是让您把他想成那么强壮、英挺的青年,可真便宜了他。当他光着身子时,那薄薄的胸部肋骨根根突起,这全是因为长期胡乱吃东西,或只吃明太鱼——拜食粮困难的学生生活之赐呀!而我的情形更糟,孩提时候曾患过小儿麻痹症,因此不但身子瘦弱,右脚也有点跛。

两人平常很少到学校露脸。战后乡村萧条,父母提供的生活费时续时断,没办法只得忙着打工——这是当时大学生的生活写照,我们也不例外。谈到打工可不像现今的学生,靠着在乐队演奏或在公司当学生重役^①,就月入两三万;我们得从中盘商那儿把刚上市的电气用品或铝制锅送到小卖店;或者是在赛车场或海边卖彩票、冰棒,净是做些和头上角帽^②不

① 学生重役:相当于现在的企业实习生制度,最早由日本藤田公司于1960年创立。

② 角帽:日本学生制服的一部分。最初由东京大学设计并被其他学校沿用,因四角形的帽子设计被称为角帽,后也被用于代指学生身份。

相称的工作,这才是我们打工的内容。

(要钱也要女人!)

说了句下流的话,惶恐得很。不过这可是我和长岛当时的心情。没错,那是不用说了。至于态度和袜子一样很快变硬、变臭的女人,对清寒的打工学生是根本连正眼也不瞧一眼的。

“想钱呀!也想和女人玩呀!”

没工打的日子,我和长岛戴着口罩躺在棉絮都跑出来见人的“万年床^①”上,这么叹着气。我们并非因感冒而戴上口罩,而是因为在一个把月都没打扫过的房间,稍微一掀动,灰尘立刻就从棉被里像烟雾般地往上冲。因此,即使是脏懒成性的我们,也不得不戴上口罩。

那是一个秋晴的午后,美丽的阳光从窗隙中直泻入屋内,空气清澄得连远处人家家中收音机传出的笠置静子唱的布吉伍舞曲也清晰可闻。盘腿坐在万年床上,两人喝着用电热器煮的芋头杂烩;杂烩的香味混合着万年床所散发出的臭味,竟让人联想到母亲。秋天万里无云的蓝天和这味道,同样令人感伤。

① 万年床:指被褥一直铺着不整理的床铺。常见于学生生活的宿舍中,给人一种不卫生的印象。

“喂！喂！那个要是不吃就递过来吧！”

把从面店偷来的碗放在嘴边的长岛，露出贪婪的眼光说。

“混蛋！刚刚不是已经多给你两汤匙了？”

“唉！真不能老是过着这种生活，总觉得身体和精神……都变脏了。”

长岛意外地也有感伤的时刻，像这时他就突然说出这样的话。

听说他小时候住在山梨县，那儿一到秋天就开始摘葡萄。棚架上的串串葡萄，在阳光照射下发出如褐色宝石般的晶莹亮光；戴着菅草笠、打着绑腿的女孩们，忙着把葡萄摘进手篮里。

“女孩们踮着脚尖，摘着葡萄。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子，每当年轻女孩伸长身子时，会露出和服下摆和绑腿之间的白色膝盖。那时，我觉得好美呀！每到秋天……不知为什么老是会想起那白色的膝盖来。”

长岛动着筷子，心里似乎又在回味着那时的情景。而我的眼前也好像看到露在和服和黑色绑腿之间的白色膝盖，在秋阳下伸长身子摘葡萄的年轻女孩。要是能和那样年轻的女孩们摘葡萄，即使只是一次，也该是多么幸福呀！

“哎呀！糟了，打工的时间到了！”长岛从梦中回到残酷的现实。

“我忘了现在的日子是钱比女孩还要紧。”

他急忙站起来,解下沾满油污的围巾,手伸入放在衣柜内的唯一旧行李箱。

“好脏呀!”

他好像狗扒土似的一件又一件地拿出已经脏了的衬衫和裤子。

“噢,怎么连一件比较干净的都没有?你到澡堂去也不洗身子,不行的啦!”

事实上,我和长岛都把脏衣物塞到这件旧行李箱中。刚开始住在一起时,也是各穿各的内衣裤;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衬衫变成他的衬衫,他的裤子变成我的裤子。更糟的是,懒惰成性的我们,为了省掉洗衣的麻烦,养成从个把月都没洗、堆得像小山似的内衣裤中,重新挑出看来脏得不那么可怕的再穿的坏习惯。(读者呀!请您不要皱眉头,我刚刚不是说了吗?这不只是我们,您的兄弟、情人……反正男人单独生活时,都差不多的……)

我和长岛在微弱阳光照射的御茶水车站汹涌的人潮中分了手。他到离车站不远的住宅区,帮某大户人家遛狗去了。狗——这东西可别小看了它,听长岛说,那户人家中养的猎

犬,吃的都是乳酪、牛奶等“大餐”。在战后的日本人当中,有钱人还是很有钱的。

我在骏河台下车,走向全国学生援护协会的事务所。讲事务所听起来挺好听的,其实不过是临时搭建的矮小建筑,一个学生们不断进出的场所罢了。然而,这小事务所却提供了我们房租便宜的公寓和新的打工机会。

在事务所前,微弱的秋阳下,和我一样面庞消瘦的学生们排列着。不管是穿着复员服、戴着角帽的男子也好,或是穿着破烂西装的男子也好,全都是学生。

我加入他们的行列,看着贴在事务所墙壁上的打工布告。捡皇宫前和芝蒲草地的垃圾,工资虽然不错,可是对患过小儿麻痹症的我来说,是件很吃重的工作;卖彩票虽然不需花什么力气,可是钱太少;而家教的机会又都被东大、一桥那些一流大学的家伙给包办了。

我不由得叹了口气时,公布栏右边贴着一张不起眼的小纸条映入眼帘。已经有学生申请的工读,事务员会用红笔在纸上画上斜线,而这张尚未沾到红墨水。

千叶县 在樱花镇发海报、传单和轻劳动,日薪两百日元 交通费另计。

这张纸我想别的学生也应该看到了,一定是嫌跑到千叶县太远了。对啃面包屑和吃芋头杂烩的空扁肚子来说,想起为了打工而跑到老远的千叶县乡下去,也真叫人提不起劲。

(去呢,还是不去呢?)

我从口袋掏出小骰子放在手上转。身为战后学生的我,每当碰到有什么不易决定的事时,就利用这个小骰子,并非以自己的意志,而是靠着外界的偶然来决定命运。由于骰子上出现的是偶数点,因此我把头伸向事务所的窗口。

“啊!这个啊!这个嘛……”

中年的事务员耳朵上挟着支旧笔,翻看卡片。

“斯旺兴业社,神田神保町三丁目……这个呀!或许不是什么正派的公司哟!”

“哈哈!管它是不是正派的公司,或是开玩笑的公司,都无所谓啦!”

中年事务员苦笑了一下,默默地拿给我要转交给雇主的工作表。

到神保町三丁目,走路用不了十五分钟,这一地区似乎稍微逃过战火的洗礼,还留有一小撮旧房舍。从破裂的板墙,传出折断薪柴在炭炉点着火的声音。里面的人是否正准备做晚餐呢?拉洋片的老伯,踩着自行车慢慢地从我身旁经过。

“请问斯旺兴业社在哪儿？”

我向背着小孩站在自家门前的中年妇人打听看。

“旺兴业？”

“不是旺，是斯旺，英文‘天鹅’的意思。”

“这附近有这样的公司吗？十七号的话，没错，应该是在这后面……”

在炭炉炊烟袅袅，光线逐渐暗下来的路上，我跟在拉洋片老伯的自行车后面；老伯伯在胡同里一家看来像是不动产商的脏乱平房前刹住自行车，停了下来。

那一家就是斯旺兴业社。从斯旺这名字猜测，我脑海中所描绘的是座白色的西洋建筑物；可是呈现在我眼前的倒像是垃圾堆中爬出来的、被尘埃弄脏了的小乌鸦一般的房子。我打开没装妥的玻璃门，在土间^①有张摆着电话的桌子，桌旁坐着留短发、戴眼镜的男人，把穿着像是驻日美军所穿的原色裤子的腿伸得长长的……他看到我了。

“金先生、金先生，东西就放在这儿了。”

拉洋片的老伯把用自行车载来的商品画放在土间，叫着对方金先生。不知怎的，这个留着短发的家伙，像战后才到东

^① 土间：日本传统民家或仓库的室内，空间一般分为高于地面铺设地板的区域以及和地面同高的泥土地两部分。后者被称为“土间”。

京来的外国人。

“好！好！明天还来吗？”

老伯点点头，关上玻璃门，发出“咔嗒”的声音后走了。短发的男子用手指边挖鼻孔边说着：

“啊，对了！你有什么事？”

“我是看了打工的布告来的，是学生。给！这是我的学生证。”

“好，我知道了！你是从学生会来的？”

“是从学生援护协会来的。”

“好！好！工作是散发海报、传单，干不干？”

“干！是发海报、传单吧！”

受到对方发音的影响，我的日语也变得怪怪的。

“嗯，就是那些。”

顺着金先生戴着金色大戒指的手指着的方向望过去，土间的角落上散置着海报和传单。把这些海报和传单张贴、散发到千叶县的樱花镇及近郊的村子，似乎就是我明天的工作。拿了一张一百日元钞票——这是我今明两天的交通费——放入口袋，走出斯旺兴业社。耳中传来卖豆腐的喇叭声，想到长岛今早说的话：吃杂烩，似乎把身心都污染了。我的心突然感到凄惨和寂寞。边走边看传单，在被钢板印刷的墨水弄脏的

纸上,用丑得要命的字迹写着:

浅草最受欢迎的榎木健一演唱令人怀念的名曲,东京的榎本健一终于来到樱花镇公演

谈到榎本健一,连三岁的小孩都知道。在电影界和话剧界顶红的这位喜剧界的第一人,与六大都市的一流剧场一定早就安排好档期的,再怎么说不可能跑到千叶县这么乡下的地方来。

再说……就算是答应什么慈善义演,而因安排有误跑到这么偏僻的乡村来,也不应该会交给像斯旺兴业社这种形迹可疑的事务所出面,负责公演事宜啊!

(这其中必定有古怪!)

我想起学生援护协会那位已有白发的中年事务员的自语:

“或许不是什么正派的公司……”

不过,不管是正派的公司,或是骗人的公司,对现在的我来说是一样的。在樱花镇散发那些海报、传单,除了两百日元外还有交通费可拿,这对我来说已经够了。在神田的铃兰街上,用留着短发的外国人金先生给我的钱,享受了一餐久未尝

过的关东煮和茶饭^①后才回到公寓。长岛不知还在哪儿溜达，尚未回来。钻入满是体臭的被窝——却睡不着，长岛所说摘葡萄的姑娘又在脑中浮现；秋阳下她们的白色膝盖，像泉水般滋润了我的心田。

翌晨十点左右，我没理会睡得像烤鸡似的长岛，穿上旧雨衣走出宿舍。

“怎么了？无精打采的，没事吧？”

短发的金先生，用跟昨天一样戴着大戒指的手指着宣传单说：

“把那些用背囊背着，到这纸上写的地方去发。”

从市川到樱花镇，搭汽车大约要一个小时，我的工作是把传单散发到樱花镇附近的三四个村子，这是件很吃重的工作。当我发现这样的工作一天才两百日元工钱，根本不划算时，为时已经太晚了。

“好！好！”我犹豫了一下，最后仍然说出口，“这传单上写的是真的吗？”

“哈哈……你以为是假的吗？”

金先生用细长的眼睛瞥了我一眼，颧骨突出的脸颊上，浮

① 茶饭：指在东京地区的关东煮店里供应的一种米饭。由在白米中加入酱油和日式高汤制作而成。

现出轻蔑的笑容。既然这么说,就不必再问下去了。

“那么……”

“等等……”

金先生是想笼络我?或者是真的对我这可怜的打工学生起了菩萨心肠?他从原色的裤袋掏出好彩香烟给我,这准是跟他身上穿的西服一样,是驻日美军那儿流出的黑市货。

还以为海报和传单没什么,等到用借来的背包一背到身上,意外地发现可重得很。对患过小儿麻痹症的我来说,背这样的东西是很吃力的。在那时间从御茶水往千叶去的国营电车上很空,人家看我扛着背包,说不定还以为我是卖芋头的呢!心才这么忖度着,马上看到五六个和我一样背着包袱和旧背包的小贩上了前面的车厢。

在市川车站搭上巴士后,马上就是绵延不绝的公路了。公路上有棵大松树耸立着,这是天然纪念物——市川之松。旁边有电影院的招牌,用油漆画的池部良的脸好大好大。没多久巴士就转向左边,巴士逐渐离开市街,摇晃得也越来越厉害了。榉树和青刚栎的树林充满着秋天的气息,栗树已枯成褐色,全无生气;大树的叶子在阳光下闪烁,飘落在路上和农家屋顶上的落叶,宛如一枚枚金币。

田里的泥土是黑色的。落叶为农家的稻草屋顶上增添了